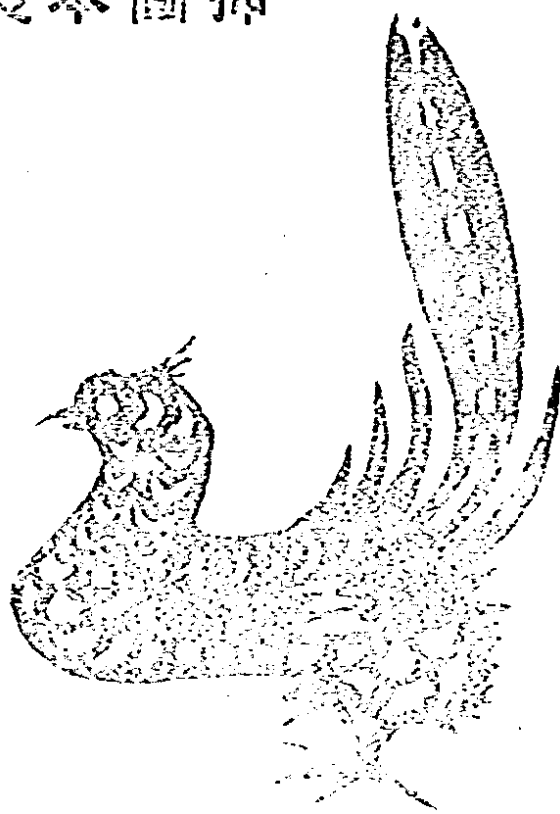


詩長本圖插



鳥槍的故事

畫筆張 詩長公

行印店書北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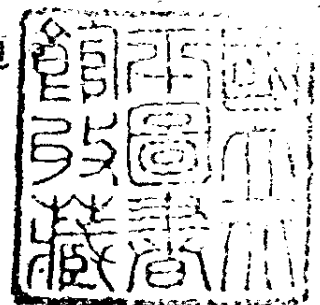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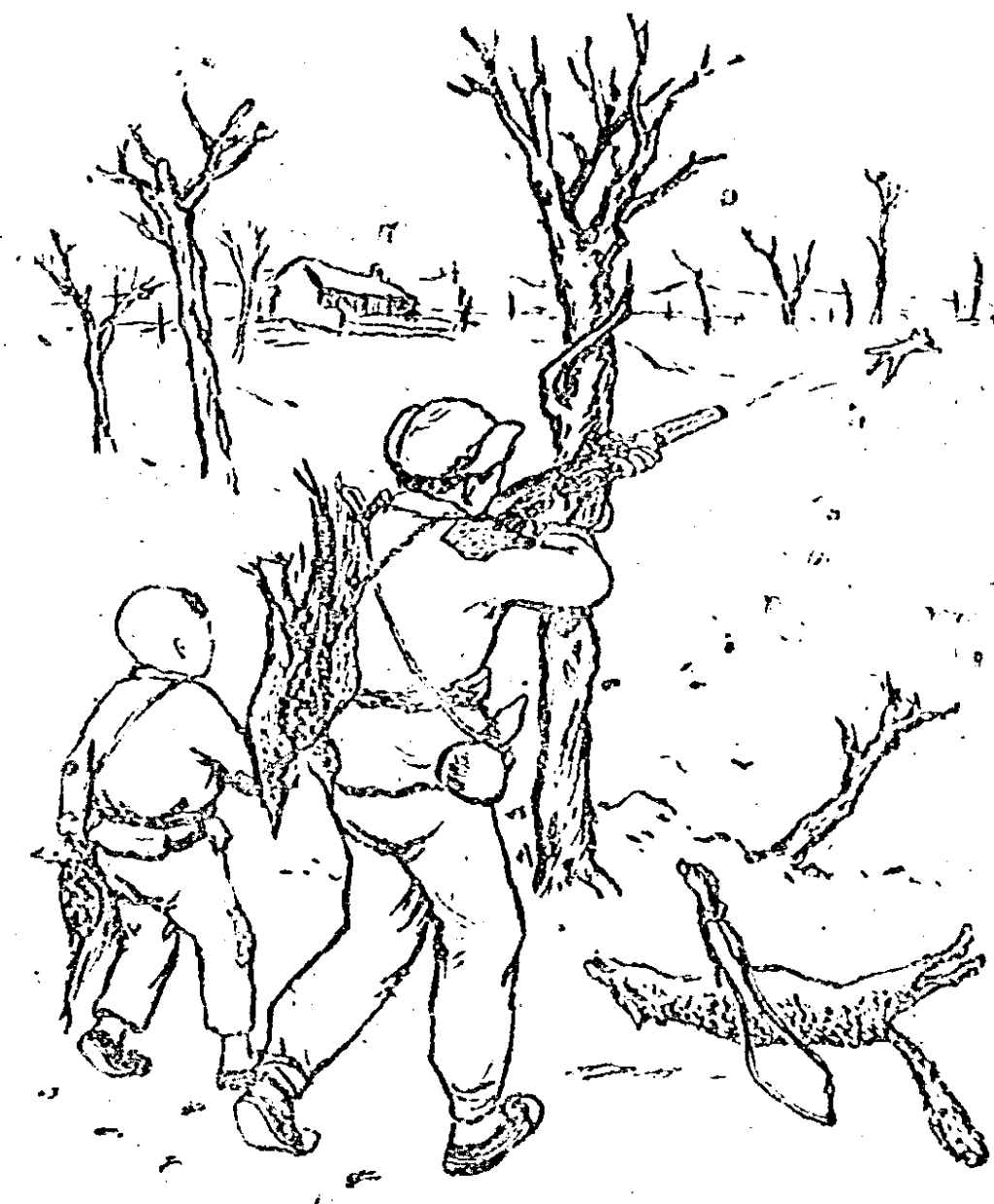
348
983
3



1. 東家的老當家也來了，拉着小孫女
淑華，大夥趕忙閃開一條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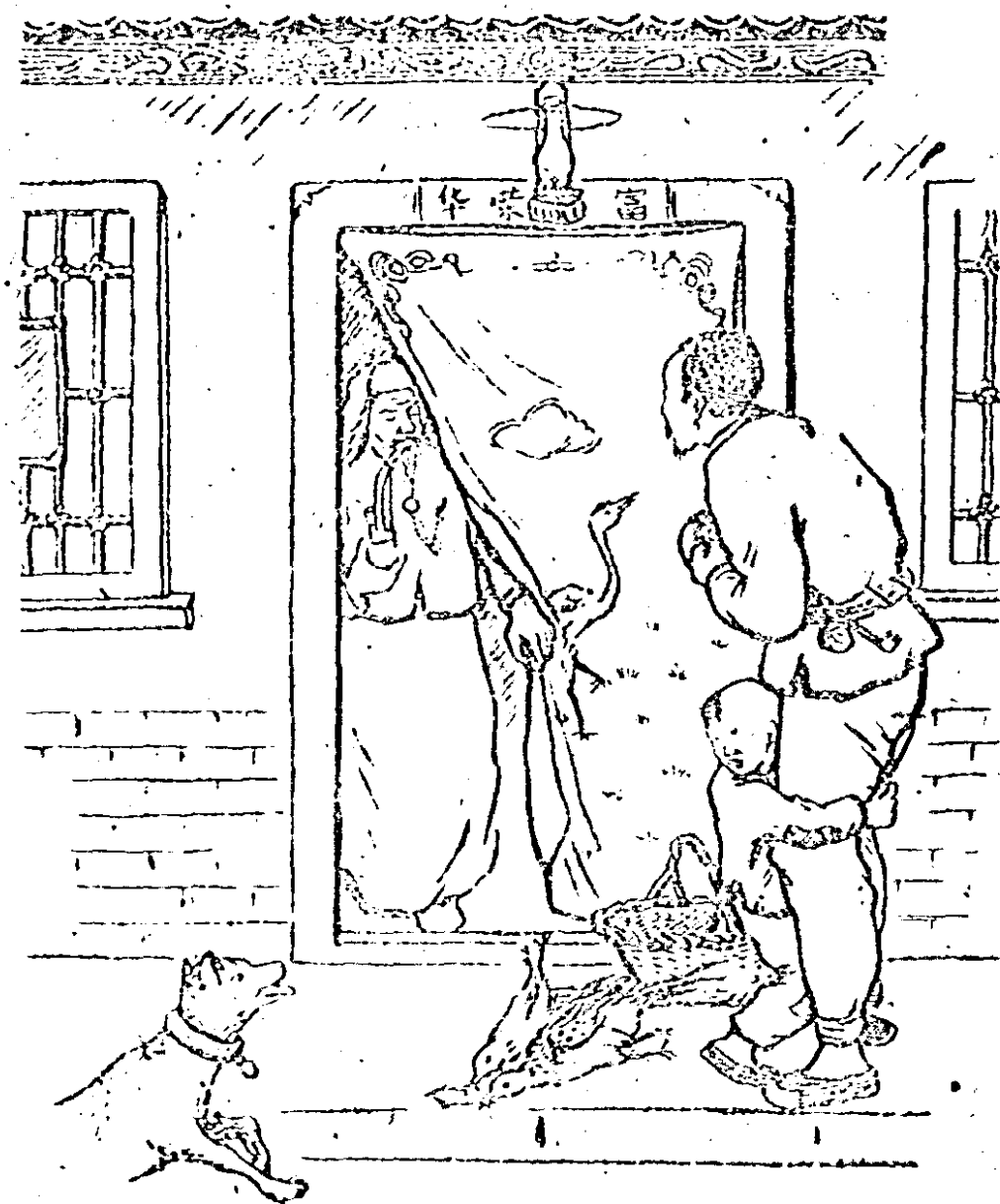
100775





2. 吭的一聲槍口吐一股青煙，

那小兒就打著滾兒躺到地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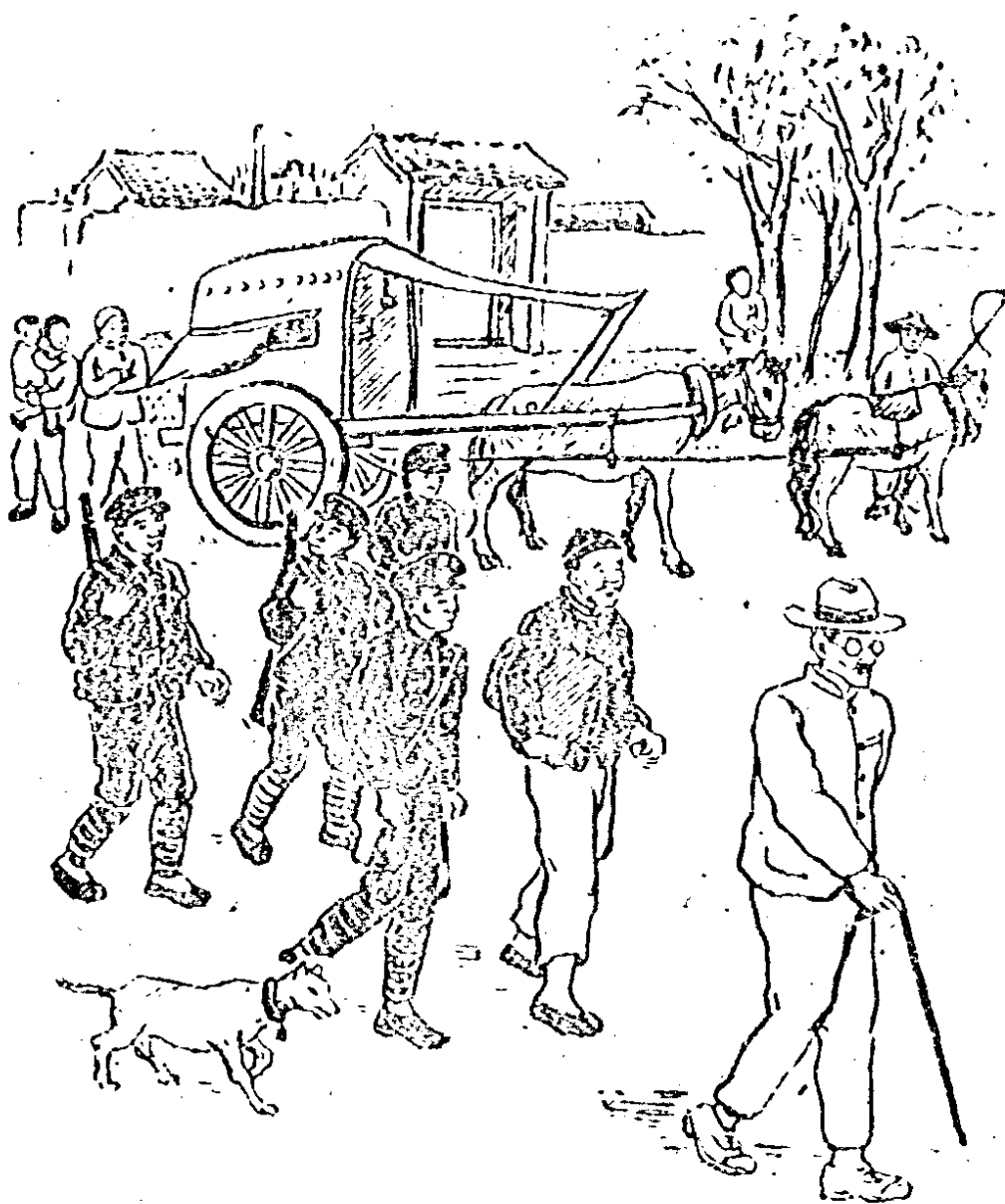


3! 爺爺上到屋簷下躬起腰，
把筐籠兜底兒往地上一倒。



4. 她定睛的瞅着我

瞅着瞅着噗嗤笑啦。



5.『窮人閻王』一過秋就回來收租……

他媽的擺那一套威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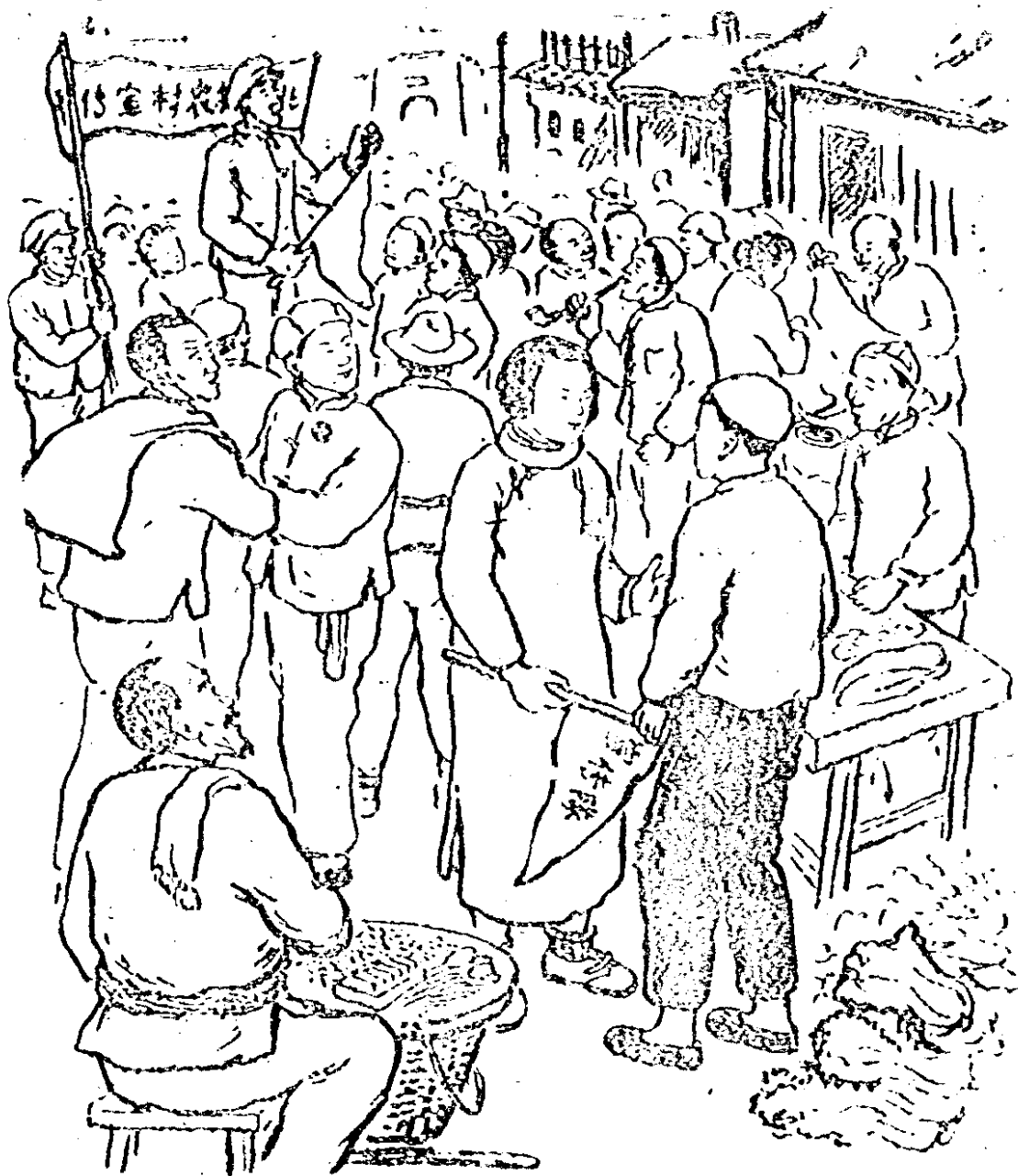


6. 一口氣吹淨了槍身上的塵土，
一擡，擡上了肩膀。



7. 我陪着媽媽哭了三天

三天的煙囪上沒有冒煙。



8. 接着有一羣洋學生來傳道

嘿！還有淑華哩！



9. 活像飛過一陣螞蚱兵，

跑起來颼颼帶着風。



10. 天塌了嗎？天塌了——

也要咱們雙手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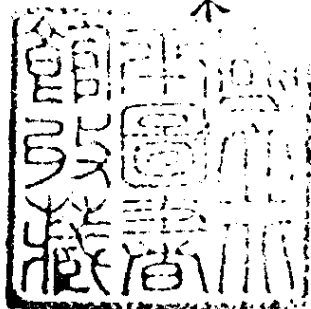


11. 你別小瞧咱這桿鳥槍，
肉，它可算吃老鼻子啦。

烏槍的故事

公

木



一

同志，你是問咱這桿烏槍嗎？
提起來話可長啦。

那時候我才六七歲，
記得有一天，
太陽快要貼地皮了，
我跟着奶奶在場裏玩。

場裏掃的光光的，
糧食都裝進了東家的倉房裏。

碌碌滾了一個秋，
憩在場當中喘氣；
奶奶忙了一整天，
坐在碌碌上搭拉着眼皮。

我可閒不住，
我脫下鞋來扣簷蝙蝠，
鞋一扔齊房高，
翅膀都碰着啦，
又忽閃忽閃飛跑了。
鞋落下來，

扣上奶奶的頭頂蓋……

奶奶睜開眼白瞪着：

『小崽子，你——』

看鞋幫又開了花，

你腳上長了狗牙嗎？』

她數落着忽然抬起頭，

揚起胳膊指着村街口：

『嘿，鐵牛！』

瞧，爺爺趕集回來了。』

我小燕般撲過去，

張開兩隻手：

『爺爺，爺爺，糖！』

爺爺笑着一蹶腳：

『咳，忘了，忘了！』

他從肩膀上放下一桿槍，

——就是這桿烏槍啊！

用袖頭擦乾臉上的汗水，

一股勁兒笑着抿不住嘴：

『來看啊，我買了一桿槍！』

隣人們都來圍着看，

像圍着看誰家的新媳婦。

東家的老當家也來了，

手裏拉着小孫女兒淑華，

大夥趕忙閃開一條道。

老當家擰一擰白眉毛：

『這是一桿好鳥槍！』

老當家都說是好鳥槍，

爺爺樂活得嘴都合不上；

大夥興高采烈的，

摸摸槍筒扣扣槍機。

我却貪饒的望着淑華

嘴裏嚼得咯噠咯噠響

望着望着，就叨着手指頭

咩的一聲哭了起來。

奶奶趕緊來哄我：

『牛牛，來跟奶奶，

不要你那臭爺爺。

爺爺是塊死榆木頭，

把孩子丟在脖子後，

趕趟集光顧得買槍，

不說給孩子買麻糖！』

爺爺也來到我跟前了，

從奶奶懷裏把我抱去；

滿臉的皺紋一條條毛毛蟲，

花白鬚鬚掃着我的脖子。

我真害臊啊，

我聽見大夥都在笑。

我緊緊閉上眼，

我蹣跚着打挺兒，

我哭的更歡啦。

『好牛牛呀，不哭！』

哭吧，哭得兩眼像猴屁股，

屈死鬼可就要來勾你走！

來，叫爺爺給你暖暖手

爺爺買了槍去打生，

嘿，天天給你吃飛肉跑肉！』

從此以後，果然

爺爺就去打生了：

兔兒，鶉鴿，山鷄……

還有老鵬哩！

一到冬天，

白雪封了大地；

柳樹林子冷得吱吱的叫，

這正是打生的好時機。

爺爺天天到野外，

揹着這桿槍。

焦黃的葯葫蘆掛在槍把上，

葯葫蘆擺盪擺盪擺盪……

爺爺嘴裏打着口哨：

兩隻眼睛縫着。

爺爺真是有一手好本領啊！

小兔兒打眼前竄過，

百步開外不用瞄準兒，

也不用把槍從肩上搬下來；

只消一側身把頭一歪，

槍口順在脖子後邊，

吭的一聲槍口吐一股青煙——
那小兔兒

就打着滾兒躺到地上了。

我飛跑上去，

鮮紅的血染濕一窪白雪。

爺爺笑着眯縫着兩隻眼睛，

從腰裏掏出那白銅煙袋來……

打了這些鳥兒兔兒，

都要挑到集上去，

我們那裏聞得到一點點腥味？

就是逢年過節的日子

也不過塞塞牙縫兒，

——還要給東家送禮，

挑着肥的大的都送禮了！

臘月二十三過小年，

糖瓜粘住灶王爺的嘴；

爺爺就挎上一隻大筐籃，

裝滿了飛的跑的，

到東家去孝敬老當家的，

我總也吓啦吓啦跟的去。……

嘿，東家的宅院可真够排場：

臨街掛着功名匾，

斗大的金字：『進士及第』；

一進大門方磚鑲地

映壁上寫着：『滿院生輝』；

一片青樓瓦舍，

都是磨磚對縫，

兩棵乾枝梅開在院正中。

廳的竄出一隻大花狗，

汪汪汪，汪汪汪……

可恨的勢力狗啊，

就是單咬破衣裳！

我嚇的渾身像篩糠，

鑽到爺爺的腿襠裏，

不敢哭也不敢嚷。

心口活兔兒一樣蹦蹦跳，

快要跳出嗓格眼來啦！

做飯的老黃來把狗趕跑。

爺爺上到屋簷下躬起腰，

把筐籃兜底兒往地上一倒。

老當家揭開厚厚的布門簾，

伸出個紅圪塔青緞子棉帽墊。

『噢，屋裏來，

烤烤手，喝杯茶吧！』

大字號人家

總是用鼻子說話，

嘴裏還叨着個水煙袋。

爺爺的皺紋都笑彎了：

『不啦，不啦！

滿脚泥怎麼能進得去呢？

等拜年再啦叭吧……』

爺爺還沒收住笑，
滿臉的皺紋正哆擻着；
那厚厚的布門簾撲嗒放下了，
門簾上繡着一隻紅嘴大仙鶴。

爺爺就對着那仙鶴，
巴巴結結的嘮叨說：
『咳，雪大，平地一尺厚，
飛的跑的都精瘦！』

老黃把爺爺拉進廚房裏：
『大冷天，咱喝一壺！』
端出老當家吃剩的菜底兒——
幾塊馮鴨蛋，半個鷄胸脯。

隨手又撻給我一把糖球，
我就扒在桌邊上，
側着頭看他們喝酒，
聽他們拉家常……

嘿，酒一沾唇話匣子就打開啦：
飛濺着吐沫星兒，
鼻尖和鼻尖快要碰上了，
看他們談的是多麼親！

老黃壓着舌根說：
『哎呀，是一條大花蛇，
兩個眼珠像兩盞明燈，
盤在後院倉房的糧囤裏……』

爺爺瞪裂了他的眼眶子：

『這是他家的財神爺，
住下來快三輩子了。
你親眼看見咧？』

『呃，咱這肉眼凡胎，
看見了還了得！』

咱是聽少當家這麼說，
有一晚牠爬出來喝水……』

爺爺呷一口酒：

『這是人家命裏該着有，
自從牠老人家來了，
平地裏就起了摩天樓！』

他們說的可真够玄：

儘管幾十條小伙子來裝吧，
囤裏的糧食怎麼裝也裝不完，
裝一斗漲一斗，裝一石漲一石。

活井底下通黃泉，

活井裏的水汲不乾，

東家的糧囤就是一眼活井，
它和全村的糧囤都相通着哩！

那條大花蛇，那財神爺，

日日夜夜不逃開——

把別人家的糧食，

往他家的囤裏搬……

『哦？別人家可倒霉啦！』

爺爺白瞪了我一眼：

『那用着你多嘴？』

這是人家的福氣！』

『真是福氣，有福星照着哩！』

進冬又製了二十畝好園地。』

老黃說着伸出兩個手指頭，

爺爺眼裏饒得冒了油。

隨後又扯東扯西，鷄毛蒜皮，

扯來扯去，不知怎麼

又扯到爺爺的槍法，

兩個人的嗓門兒立刻都大啦！

他們一齊咕瞪乾了一大口，

老黃指着盤裏的肉：

『這還是在臘八，

你送來的那隻山鷄哩！』

爺爺笑得呵呵響，

夾一塊送進嘴裏吧哂吧哂，

伸出大拇指敲一敲腆着的胸膛，

又引頭兒自誇他的鳥槍。……

淑華推門進來啦，

我分給他一個糖球。

她的小臉蛋比糖球還甜，

美的擺呀擺呀擺她的頭。

那紅絨帽頂上的小銀鈴兒，
叮令令，叮令令，叮令令，
比灶螞兒叫的還好聽。
那兩隻滴溜圓的黑眼珠兒，
轉的是多麼歡啊！

我就拉住她的手，
軟的活像一朵棉花；

她定睛的瞪着我，
瞪着瞪着噗哧笑啦。

她說，『你的眼裏有個小人兒，紅帽子，紅嘴唇兒。』

我說，『你的眼裏也有一個，破棉襖，光腦壳。』

她咕突起小嘴來，
輕輕的貼近我的耳朵根：
『給我提一隻活兔兒吧！』
她嘴裏的熱氣
噓得我的脖子癢癢的，
我就哧哧哧哧的笑起來了。

RESEARCH

RESEARCH

爺爺死了。

在一個驅着北風的黑夜裏；
他原來是那麼結實，
咳，人總是熬不過年紀！
聽說鬍子頭髮一白，

人的血就慢慢的乾了。

爺爺越老越瘦越瘦，

簡直瘦成一根乾柴棒，

一場病就落一場秋霜，

滿樹青枝都發了黃。

爸爸吧？

爸爸打根裏就沒有胖起來。

他從爺爺手裏接過這桿槍，

却沒有閒空去打生；

把槍掛在那烏黑的牆上，

他必須照管奶奶的病。

奶奶躺在炕上，

看着什麼都不順眼；

八月十五的月亮娘娘，
也不抵從前出的圓。

她總是數落爸爸：

嘴饒手懶，

花錢不眨眼！

她也罵我的媽媽：

你這是做媳婦嗎？

你是掃帚星來敗家！

我看奶奶是老糊塗啦！

俗話說的實在有理：

人老了都有些怪脾氣。

爸爸終年忙在地裏，

日頭趕着月亮轉，
天天是黑汗白流，
呼哧呼哧像條老牛，
簡直沒空兒喘口氣。

媽媽的眼都熬紅啦，

兒風就流淚；

沒人見她梳過頭，

她頭上縛得下一窩小鷄兒。

奶奶還是不斷數落他們，

嘴毒得像一條蝟子。

兩隻眼却變成了珍珠泉，

淚水沾濕了被頭，

她要淹死在眼淚裏了！

有什麼法子呢？

紅高粱就漲了好幾塊，

小鹽查的再沒人敢賣，

租子也一年比一年苛起來。

有一年又出了什麼「舊鍋捐」，

那一家不攬個塊兒八七？

說是東三省好地面，

割給了東洋鬼子；

大官們減少了財源，

就拿老百姓出氣。

老當家已經伸了腿——

人家死的才真够勁哩！

光紙紮就排了一趟街，
還唱了三三見九天大戲。

鄉親們都嘀咕着：

少當家是兇神下界，

送他個外號叫窮人閻王。

——就單說那一身賊臊吧，

不都是吸的窮人血嗎？

他全家搬到城裏邊，

包了個黑心官鹽店。

鹽狗子披一身老虎皮，

熬小鹽的鍋都搗了個稀爛。

對待種地戶就更酷啦：

誰交不上租，

鹽狗子就把誰捉去，

蹲了黑屋子還得罰款，

一點鄉親面子都不顧。

奶奶不問這一些，

她只怪爸爸不如爺爺。

爸爸一聲不言喘，

成天價縐着兩道眉，

快要縐成兩架山啦！

到奶奶斷氣的時候，

別人都爲爸爸媽媽高興。

東隣的禿子伯伯，

西莊的劉二叔，

跑到我家來一聲不哭，
反倒拍着爸爸的肩膀說：
這可有出頭的日子了！

可是爸爸和媽媽，
却哭成兩枝化了的洋臘。
一封薄薄的柳木棺材，
還是禿子伯伯幫襯着想的法。

奶奶一合眼什麼也看不見了，
倒霉的還是爸爸和媽媽。
爸爸幾次被押進城，
媽媽的兩眼也全急瞎。

窮人閻王一過秋就回來收租，

坐着燕兒飛的小轎車，
帶着墨晶二餅，
穿着大吊兜的「中山服」，
褲子從腿襠上開一道縫兒，
不解腰帶就能撒尿，
一大羣跟班的鹽狗子，
他媽的擺那一套洋威風！

鄉親們都說：
世道改啦，
太陽打西邊出來啦，
猴兒崽子們都上台啦！
好人的運氣散着走啦，
大水冲了龍王頭啦，

可不如老當家在世的時候啦！
 真的是，連淑華那小妮子，
 也到京裏去念洋學堂；
 燙起綿羊頭，大模大樣的，
 見了人就懶得抬一抬眼皮。

三股麻線擰成繩，
 衆人拾柴天燒紅！」

巴不清誰倡的頭，
 這句話就像長上了翅兒，
 它繞過富人的油漆大門，
 飛進每一間窮人的茅草屋。
 莊稼漢們都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着，咕咕着，就像
 一聲地雷——轟隆！
 大家夥一唔吼就幹起來了。

爸爸這才扒上牆，
 伸手摘下這桿槍；
 一口氣吹淨了槍身上的塵土，
 一掄，揀上了肩膀。

爸爸笑啦，
 爸爸滿臉的愁氣都笑掉啦。
 爸爸算是哭喪了一輩子，
 我就見他笑過這一回。

街裏篩起鑼來了，

震的窗戶紙嘩嘩響；

爸爸的脚步後跟好像裝了彈簧，
把屋裏門一踢就闖出去啦！

全村都鬧翻了，

鄰村也鬧歡了，

有人豎起大紅旗，

紅旗迎風飄呀飄的飄着，
我們這一帶村莊全紅了。

小靈屋裏鬧烘烘，

高宅大院啞了聲。

窮人閻王躲在城裏，

嘿，烏龜頭縮進殼，

再也不敢露面啦！

大家鼓起勁來，

還想着攻城哩！

有人拿鐵鎚，

有人拿木棒，

爸爸就拿着這桿槍。

唔嚙，唔嚙，唔嚙，

像一片山老鴿遮住了青天，
踏得遍野都起了塵煙。

媽媽眯着個眼，

摸摸撞撞總着屁股喊：

『鐵牛的爸啊，

你就丟下俺娘倆不管了嗎？』

爸爸切着牙罵了一句，
再沒有回頭，
就又隨着大流走啦。

我那時候也扛起一把糞叉，
竄竄隨隨的跟着跑；
覺得比跟着爺爺去打生，
可更熱鬧有勁的多了。

爸爸却一手把我搵到大路旁，
照準我耳門子響了一巴掌：
『又不是趕集看戲，
那裏有你的事？』

給我快快滾回去！』

嘿，我也是十五到六的人啦，
這一手可着實吃不消。
我心裏冒着火一燒一燒的，
既是爸爸來點着了葯捻子，
真該響給他瞧瞧！

可是我還是慢慢的把頭低下，
當我看見爸爸眼裏噙着淚華。
禿子伯伯擠過來，
把我扯到一塊橫地頭：

『呃，聽話吧，好鐵牛！
看你的嘴嚙得快拴住一匹驢啦，』

這可不是嘔氣的時候！

『去把媽媽領回家，
不要拖尾巴，
在這裏丟人出醜！』

『告訴她，還要分糧分地哩！』
等一會兒就把窮人閻王
拴回咱們莊裏來了！』

.....
.....
.....

咳，窮人閻王啊，
到末了兒也沒有拴回來；

爸爸却只把這桿槍捎回家，
是我禿子伯伯捎回的。

禿子伯伯說，

爸爸被打倒——

嘿，其實他也够本兒了；

他先放倒了兩個狗，

——末了，他扔掉了槍，

又被狗們拉走了！

禿子伯伯的話是顆炸彈，

一句話炸塌了半啦天。

我陪着媽媽整哭了三天，

三天的煙囪上沒有冒煙。

媽媽摸着這桿槍呼喚：

『天，鐵牛的爸啊！』

任憑我怎麼說勸：

『娘，你不餓嗎？』

她總也不答我的話，

後來，又聽說爸爸的頭被砍掉，

掛在城門洞裏，

縣老爺——呸，那個狗養的！

還出了一張大佈告，

爸爸的名字也開上了。

還有許多人的名字哩：

小王小四的，劉二叔的，

東莊上烙燒餅的李黑虎的，

抗長活的那個乾巴粗的……

呃，人頭啊四門上都掛滿了，

黑血滴溶着，

蒼蠅嗡嗡的釘了一大片，

狗抬起紅眼流着哈啦水。

冤魂截了道，

天天半夜吼吼的叫，

他們是叫還活着的來報仇啊！

凡是親人，凡是莊稼人，

都聽到了，都聽到了！

媽媽叫我偷偷的

摸到城門邊燒了幾張黃錢紙。

我聽說，女人們都不敢出門啦，
城裏人下鄉都捏着鼻子，
鄉下人進城都捂着眼睛。

禿子伯伯攢緊了拳頭，
眼裏冒着火星星，
牙齒咬得斷一根鐵釘：

『截斷了一道小河溝，
橫豎是填不平大海！
棗核子還能擋住大車嗎？
哼，走着瞧吧！』

三

媽媽晚年的日子，

才真够醜心呢！
灰塵填平了滿臉的皺紋，
整日價嘟念着自言自語。

我問她：『娘呀！
你跟誰說話？』
她說：『跟你的爸爸，
跟你的爸爸啊……』

說着伸出那鷄爪手，
在空中亂摸亂摸；
空中什麼也沒有，
她的兩眼早瞎實了。

看顧我們的親人，

就剩個禿子伯伯。

秋天他領我去打短工，

臘月下天津衛裏辦年貨。

禿子大娘也常來串門，

拿這樣的話寬媽媽的心：

『賺下幾個錢成門子親，

不幾年就抱個小孫孫。』

媽媽總是搖搖頭，

她是什麼也看不見了，

太陽也不再向她照耀。

她的心像一團揉綳了的爛草紙，

任憑怎麼舒也舒不平了。

在一個風攪雪的三九天，

我又同禿子伯伯下了衛——

在路上風聲就不對，

一到北大關碰見一大羣化子隊，

搖着小白旗哇哩哇啦叫，

說是要鬧什麼『華北姪子』。

我就拍着大腿根子嚷：

『警察們鑽到老鼠洞裏去了嗎？

這羣叫化子白麵鬼，

真該吃一頓哭喪棒！』

禿子伯伯急忙把我一扯，

伸過脖子咬住我的耳朵：

『快封住你的嘴，

這羣白麵鬼有東洋來撐腰……』

我們年貨也沒有辦好，
就惶惶張張的回家了。

衛裏上來個收棉花的人說：

北平成立了什麼『委員會』

東洋叫咱『姪子』。

咱就當真『姪子』了！

這話立刻就傳開啦，

一下子把集給炸了。

老百姓都上了莊稼火

這不是往自己臉上抹狗屎嗎？

接着有一羣洋學生來傳道，

嘿，還有淑華哩！

我見了她就想溜着牆根兒走；

可是她的眼尖過金鋼鑽：

『喂，鐵牛，鐵牛！』

她叫住我問這問那，

還問候我的媽媽，

諮詢着就扯起小時候的事來了，

歸根又講到要愛咱們的國家。

那張嘴叮令令叮令令，

比鸚哥兒還巧呢。

滿口的糯米小白牙，

開出滿口噴香的小白花。

全集的人都來聽啦，

圍了個不透風。

多少眼睛都盯着我啊，

我的臉着火了，脖子也着火了！

有個洋學生喊着說：

鄉親們，聽咱唱個歌吧！

他們就唱起來了，

嘿，唱的就像颶大風。

說是還要演戲哩，

鄉親們迎出來幾十里。

腿短的可都撲了空，

清早來了一大羣烏憲兵，

把學生押回了北平城……

從此，風聲就一天比一天更緊，

有人說窮人閻王也搬到北平，

給東洋鬼子做『姪子』去了。

淑華對人說，還要做中國人，

不再認他叫爸爸啦！

嘿，嘿，窮人閻王，

這個猴兒崽子王八羔！

我早就瞧他不順眼，

原來和那羣叫化子是一道！

我就去問禿子伯伯：

『是不是又要鬧分糧分地了？』

禿子伯伯眨一眨眼睛：

『傻鐵牛啊，楞頭青！』

難道你沒有聽見洋學生來傳道嗎？

難道淑華也沒有把你講開了竅嗎？

這一回是東洋鬼子搶來了，

那一筆賬先放一放再討吧！』

媽媽聽說這話，

嚇得鼻尖上冒冷汗，

兩隻手像兩片白楊葉打着顫，

忙把這桿槍藏在炕蓆底下。

哈哈，我頂換上一根白木棒，

就把它抽出來了；

擦得比禿子伯伯的頭還亮。

心裏說，這桿啞吧了的槍，

又快要說話啦！

可沒料到來的這麼疾忙，

就在今年的秋頭上，

老牛撥甩着尾巴趕蒼虻，

轟隆一聲砲響，

一齣大戲開了場：

窮人閻王的老子打來了，

東洋鬼子佔了咱們蘆溝橋。

咱們中國的官兵，

開頭兒也還遞了兩槍。

隨後就像一窩蜂搗了王，
亂哄哄逃奔南方……

人們都這麼說：

總指揮先在府裏坐鎮，

一聽見飛機響，

嚇的尿了一褲襠；

就摸黑爬上悶罐車，

開出去一千多里，

溜過了黃河。

這一傢伙還不亂了營嗎？

活像飛過一陣螞蚱兵，

跑起來颼颼帶着風。

他們是用什麼打仗？

他們用自己的脊梁，
電驢子都追不上！

城裏的縣官也跟着跑啦，

臨走攤了兩萬斤大煙，

帶了三大車細軟，

還拐了誰家一個花姑娘。

緊趕着就是逃難的老鄉，

人們都湊上去問：『怎麼樣？』

他們的眼都發直啦，

臉色沙黃沙黃。

說是嗎，鬼子到的地方，

見了大姑娘就扒褲子，

見了小夥子就是一槍，
用電火燒房……

這一下真是塌了半啦天，
莊稼人們都傻了眼。

老頭子嘴裏叨着煙袋桿，
忘了劃火去點煙；

老婆婆燒香磕頭，
禱告關老爺顯聖來保佑。

再不見誰抱着熱飯碗，
蹲在街上扯閑篇兒；
夜晚的打穀場裏，
也再聽不到大鼓和三弦。

蠅蠅兒爬在豆葉裏，
叫的有聲沒氣兒的；
牲口拴在空槽頭，
乾打噴兒沒人喂。

開昂的棉花可地一片白，
誰還有心去摘？

一尺長的狼尾穀，
任它爛在地裏去喂土撥鼠。
高粱穗像一撲拉紅珍珠，
讓大老噴兒吃個足！

八月十五的夜裏，
月亮依舊圓了，

圓的就像一眼沒有底的井。

井裏流的不是水，

井裏流的是血啊，

那月亮比狗舌頭還紅。

老年人都說，

月亮娘娘犯了兇星，

天狗殺來了，

人們越發肉跳心驚。

禿子伯伯站在廟台上，

給懵了頭的鄉親們挺主意：

『不要發抖，

發抖抖不退鬼子：

『天塌了嗎？天塌了——』

也要咱們雙手擋！

誰說咱們莊稼人不成事？

莊稼人齊了心，

全世界都餓死！

別看我花白了鬍子，

我還不服老哩！

不能等鬼子騎上脖子，

不能等鬼子把咱搓在腳板底；

不能乾瞪着眼等死啊……』

我就回到家裏取槍，

媽媽撲倒在炕沿下：

『鐵牛啊，千萬不要』

再學你的爸爸……」

咳，媽媽是嚇破了膽，
她嘴裏淌着白沫。咳。
那聲音越喊越細越細，
惕惕變成一根遊絲，
飄呀飄在喉嚨裏，
——風一吹就斷了！

我跪下去抱住媽媽的頭：

『娘啊，鐵牛在你跟前哩！』

媽媽再也沒言語。

燈盞的油早已經點空，
燈頭那還經得起晃盪呢？

一塊陰雲糊住我的心，
我眼裏落下一陣猛雨。

『娘啊，你苦受了一輩子，
是什麼人害的你？』

過了沒有幾天，
有人來招兵。

我就帶上這桿槍，
領頭兒報了名。

我還有啥顧戀呢？

媳婦，反正一下子也娶不起。

再說禿子伯伯也參加了，
他說到那裏就做到那裏。

莊上的小夥子就更甭提啦，同志，你看見過鄉裏人趕集嗎？人山人海啊打四面八方湧了來，我們的隊伍幾天就成立了。

我們的大隊長叫孟青山，他是禿子伯伯的把兄弟，他還和我們一齊下過衛哩！我們管他叫孟司令員。

孟司令員也是個扛長活的，隊伍裏還有他少當家哩！見了孟司令員就來個敬禮，臉甜得像一鉢蜜。

嘿，淑華也跑來參加啦，——咱這裏女兵有的是！都一樣穿上二尺半，

管大家夥叫『同志！』
管大隊長叫『孟司令員！』

孟司令員的名子像一聲雷，鬼子聽說他就嚇軟了腿。

恨不得啃一個窟窿往地裏鑽，嘿，咱就跟他們來個游擊戰！

你說是吧，同志：
鬼子和咱莊稼人，
正是冤家死對頭；

不趕走鬼子，
這洋罪可沒法受！

你問那窮人閻王嗎？

這可不是私仇公報，

我早在媽媽墳前賭過咒了：

我的槍口朝着鬼子，

自然也要把那些『姪子』捎帶着。

你說他躲在北平城圈裏嗎？

看打垮了鬼子他往那裏跑？

破棉襖已經掉在火坑裏，

虱子還指望爬出去嗎？

你別小瞧咱這桿鳥槍，

肉，它可算吃老鼻子啦；

在爺爺手裏，

它還是吃飛肉跑肉；

在爸爸手裏，

它撩倒過披虎皮的走狗；

在我手裏啊，

嘿，它已經開過洋葷啦，

它已經吃過東洋鬼子的肉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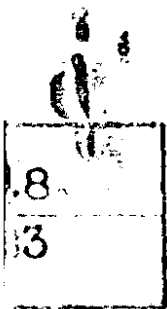
你說這桿鳥槍不頂事嗎？

你可真是門板縫瞧人啊！



AUG 31 1949

高教會贈



倉的故事

1934年5月初版 佳，5000

